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貪欣誤

第一回 王宜壽 生兒受盡分離苦 得夢尋親會合奇

千重肌血受胞胎，十月懷耽豈易哉。
不因夢裡騰雲去，爭得山邊避雨來。
子母如初天理在，晚生甘旨且相陪。

情實片言違主意，羈縻兩紀受身災。

人生一夫一婦，名為一馬一鞍，娶了姬妾，便叫做分情割愛。但娶妾的甚有不同：有一等富貴之家，專意貪圖美色，縱欲求歡，不惜千金買嬌娥者；有一等膝下無兒，希圖生育，多置媵妾，不僅僅思供耳目之玩者。無奈婦女之流，不識輕重緩急，一味吃醋研酸，做出許多榜樣。那為丈夫的，一來愛惜名節，二來以婦女不好十分較量，漸漸讓一個懼內的頭目成了。

我朝有個總兵，姓紀名光，號南塘，是個當世名將。滅虜寇，殺倭夷，無不指揮如意；遣兵將，相形勢，何嘗差錯分毫。不合當日把個公郎做了先鋒，臨陣偶然失事，軍實難庇護，就學那韓元帥斬子的故事，將來綁出轅門，梟首示眾。夫人不及知，不曾出來力救，聞之，止有悲痛哽咽，怨恨不已。後無子嗣，再不容他娶妾。總兵殺了親兒，也難好對夫人強求，但隱忍畏縮，無後承宗，怎免得那不孝之名？古語道得好：娶妾謀諸妻，必不得之數。怎使守定死路，不去通融？遂私立別館於外，另娶嬌娃，連生二子，漸已長成。

一旦，總兵六旬，大張壽筵，親朋畢集，一時高興，私令兩個兒郎，假裝做朋友之子，家來禍壽。夫人年老無兒，看見甚是歡喜，引他在膝前嬉耍，這兩個兒子忘其所以，不覺順口叫出一聲「爹爹」來。夫人隨即怒目圓睛，說道：「這孩子好沒分曉，別人爹娘，如何胡亂稱呼！」內裡丫環也有預知是老爺公子，口快的露個風聲，就如火點百子爆，咕咕聒聒，吵鬧驚天，嚇得兩個小官人，沒命的望外邊一道煙溜了。夫人急忙傳令，打轎親追。還虧了總兵平日軍威嚴肅，無人敢來湊趣，只在衙內如春時雷電，轟轟尋個不已。正是：

閨門只聽夫人宣，閩外才有將軍令。

幸喜得無無絕人之路，遇著夫人嫡弟正在標下做參游，早來稱賀，總兵急促裡，就在他身上討一個出脫法子，道：「我因乏嗣，行權娶妾，今得子全家。汝姊不諒，又做出這等丑模丑樣，真欲絕人祭祀！汝速去調妥：母子全收，策之上也；留子去母，策之下也。二者不可得，我決當以死爭。先殺汝一家，大家都做絕戶罷了！」

其弟正在他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？委委曲曲，在夫人跟前再三勸解。夫人只當耳邊風，那裡肯聽？參游計無所施，只得下跪哀泣，說到「戮辱全家，父母不得血食」，略略有些首肯。參游登時回覆，即令一妾領了二子，一同進見。夫人尚逞餘威，將妾痛責逐出，自口其子。總兵已先佈置在外，仍舊將妾寄養，上下瞞得不通風。後來夫人去世，迎歸同住，母子團圓，一生快樂。若使總兵終於懼內，不思活變，那得個兒子來慶生？後邊若沒個母舅做救兵，這娘子軍發作，便大將也抵不住，大丈夫反經行權的事，定要相時，自立個主意，決不可隨風倒舵。

今說個果山之隅，有一個富翁，姓王名基，表字厚重。家中積金巨萬，積穀千倉，生平安分，樂守田園。娶了個妻室安氏，是個大族人家，有幾分姿色，但性格嚴刻，又兼妒忌，十餘年來，惟知：

鴛鴦穩宿銷金帳，忘卻生兒續後昆。

王基雖然有些懼內，兒子畢竟是心中要緊的，背地憂愁，悶悶不樂，每動念娶妾，又退縮不敢即形口齒。看看四十歲到來，須鬢已成斑白，親族都來慶生，設席款留附飲，便乘醉淘洗心事，脫其妻說道：「我和你二十餘年夫妻，口不缺肥甘之奉，衣不少綺羅之服，可謂快活過了半生。只是膝下半男只女都無一個，留下這許多家私，誰來受用？我們這副骨頭，誰來收拾？死後逢朝遇節，誰來祭享？」兩人說到傷心刺骨，到悲悲感感起來。安氏尚有大家風味，得一時良心發現，便道：「你如今年力未衰，盡可尋個生育，不必如此悲啼。」王基聽得，千謝萬謝，忙忙走去，叫個媒媽媽替他講說，尋個偏房。安氏私下密囑：「不要尋了十分嬌妖出色的。」媒媽媽領命而去。訪得一個人家，姓柳，有女名柔條，年紀方才一十八歲。容貌端莊，舉止閒雅。但見他：

眉兒瘦，新月小，楊柳腰枝，顯得春多少。試著羅裳寒尚早，簾捲珠樓，占得姿容俏。

翠屏深，形孤鼻，芳心自解，不管風情到。淡妝冷落歌聲杳，收拾脂香，只怕巫雲繞。

只是人家中等，父母都亡，高門不成，低門不就，惟恐錯過喜神，正要等個主兒許嫁，加之媒婆花言巧語，說得天花亂墜，自然一說就成。擇日下些聘禮，僱乘花轎，娶過門來。王基一見，果然是：

妖冶風情天與措，清瘦肌膚冰雪妒。

百年心事一宵同，愁聽雞聲窗外度。

安氏見之，口中不語，心內十分納悶，好似啞子吃黃連，苦在心頭誰得知？王基也只認他是緊惠的，私下與柔條乘間捉空，溫存體貼，週年來往，喜得坐胎懷胎。安氏要兒心急，聞知有妊，解衣推食，毫無吝惜；祈神拜佛，無處不到。至十月滿足，催生解縛，一朝分娩，果然天賜麒麟，滿家歡天喜地。方顯：

有個兒郎即是福，無多田地不須憂。

安氏急急去尋乳母，將來乳哺，日夜焚香禱祝，只求長大成人，取名宜壽，字長庚。那柔條亦思得子可以致貴，何嘗慮著不測風波？彼此忘懷，絕不禁忌。

忽一日，抱兒坐在膝上，與王基引誘嬉笑，安氏走過覷見，來到房中，想道：「我與他做多年夫婦，兩個情深意篤，如膠似漆，不料如今這東西，把一段真情實意全都搶奪。日間眉來眼去，實是看他不得，夜裡調唇弄嘴，哪裡聽得他過？如今有了這點骨血，他兩人越發一心一路，背地綢繆。兒子長成，一權在手，哪有我的話（活）分？不如留了孩兒，打發這東西出門，不特目下清淨，日後兒子也只得是我親生，專來孝順是穩的。」口與心中思量停當：

先定分離計，來逐意中人。

一日，對著柔條說：「我向因自己肚皮不爭氣，故沒奈何，討你借個肚皮，生個兒子。今兒已及周，乳哺有人，你的事已完局，用你不著了。我揀選個好人家嫁你去，一夫一婦，盡你愛用，免得誤了你半生。」柔條一時聞言蹙額，對主母道：「娶妾原為生兒，妾如不孕，去妾無辭；今有兒周餘，如何有再嫁的道理？妾又聞女訓云：『好女不更二夫。』妾雖不肖，決難奉主母命。」安氏尚道他是謙詞，又對著他說道：「俗語云：『只碗之中，不放雙匙。』又說：『一個鍋裡兩把杓，不是磕著是踹著。』我和你終在一處，必至爭長競短，不如好好開交，你可趁了後生，又可全我體面。倘執拗不從，我卻不順人情，悔之晚矣！」柔條泣曰：「身既出嫁，理無退轉。兒已慶生，逐母何因？生死但憑家長，苦樂不敢外求，惟願大娘寬容。」安氏聽他不肯去，如火上加油，焦燥了不得，即將柔條首飾衣衫盡情剝去，竟同使婢，粗衣淡飯，略無顧恤，不過借此■勒，要他轉一個出嫁的念頭，誰知他受之安然。那安氏又放出惡肚腸，一應拖泥帶水、粗賤生活，折罰他做，少不如意，又行朝打暮罵，尋鬧一個不已。

一時凶狠實哀哉，平日恩情何在也。

柔條只是情願忍耐，再無退言，安氏也無縫可尋，時時但聞恨恨之聲。不期一日，宜壽走到親娘面前，倒在懷裡，哭將起來，誠所謂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的真情。柔條不覺傷心，失聲號泣，驚動了安氏。好一似老虎頭上去抓癢，發起凶性，執杖而罵道：「小賤人！好意叫你出嫁，你又撇清賣乖。如今拐騙兒子，用個主意，莫非要設心謀害？這番決難留你！」登時逐出門來，不容停留半刻。那個王基也不知躲在那裡，就如與他毫不相干一般。柔條走出門來，上無親，下無眷，竟似乞婆一般，身無掛體衣

裳，口無充飢米粒。

昔作閨中女，今為泣路人！

幸得王家族裡，有個王員外，平生仗義，扶危濟困是他本念，目擊家中有此不平之事，忿忿的要學個蘇東坡諷諷柳姬，去解勸一番。又思量道：「妒婦一種，都是那些委靡丈夫時常不能提醒，以致些小醋時，反假意任做取笑，又思一味欺瞞，百般招服，慣了他的性子，只曉得丈夫是好欺的，不管生死，遇著有事，聲張起來，丈夫又怕壞了體面，遮遮掩掩，塗人耳目。容縱已不成模樣，我如何便以舌爭？不如且收留他家來安頓，免得外人恥笑。且待他兒子長成，慢慢再與他計較，兩個會合罷了。」教個使用婆子去領了回家，隨常過活。

不覺光陰如箭，宜壽日漸長大，家中替他說親，請個先生教讀詩書，恩撫備至。宜壽也不知嫡母之外，還有個生身母親。王基也日就衰老，有子承宗，心滿意足，對柔條也不在意了。無奈安氏胸中懷著鬼胎，時刻防閒。訪問得這冤家留住本族家裡，全怕人引他兒子去見，無事生事，去到那家，尋非作鬧，絮絮煩煩，日夜不休，他家甚覺厭煩。柔條安身不穩，說道：「何苦為我一人，移累他家作鬧。」依先走出，東遊西蕩，經州過縣，直到鳳凰山下，一所古廟安身。日間採些山草去賣，夜間神前棲宿。天青月白之下，仰天呼號：「宜壽，宜壽，知兒安否？知母苦否？」哀泣之聲徹於四境。

偶遇梓童帝君雲遊八極，看見鳳凰山瑞靄森蔚，倘佯於其間，聞而惻然，就本山之裡域，問其來歷。裡域一一奏知帝君。帝君曰：「有此怨婦，何忍見之？有兒無望，何為生為？可憐凡夫昏昧，境界隔絕，夫人指迷，以至如此。吾將登宜壽於覺路，而與之聚孤乎！」遂題詩一道：

尋幽緩步鳳山陰，驚見貧婆悽慘真。

有時念子肝腸碎，無計營生珠淚傾。

日彩山花同伯叔，夜棲神宇恨王孫。

廣行方便吾曹事，忍見長年母子分。

勞君竟往果山而來，尋訪宜壽。

此時宜壽也有廿餘歲，娶妻張氏，相得甚歡。不過二年光景，已生兒清秀，看看週歲。宜壽正與妻子對膝抱弄，怎奈張氏把丈夫前因往跡，件件明透，向恐婆婆嚴切，吞聲不語，此時觸景傷感，不免一五一十都向宜壽說了。宜壽驚心大慟，埋怨妻兒不早說破，即日便將家事付托於妻子，也不與爹娘稟告，單身就道，尋訪生身之母。

到一市鎮，人人下禮問去向；遇一莊村，個個陪笑探虛實，那見有些影響？宜壽又自想道：「他是女身，怎能走得遠路？或在附近四鄰鄉村存身，不如回轉細訪。家中父母知他私出，又著人四下追求，遇見宜壽，勸他回程。宜壽只得轉來，一路求神問卜，朝思暮想，悽慘已極。正好帝君駕雲而來，觀見他苦楚景狀，因而托彼一夢，夢中指點他該經過的地方，某處登山，某處涉水，明明令其牢記。宜壽驚醒，卻是一夢。正是：

分明指與平川路，不必奔波逐去程。

宜壽打發家人先回，仍依著夢中路程，逐程而去。走到一處，果然與夢中歷過的境界相合，心中暗喜，猛力前奔，免不得曉行夜住，宿水餐風，望路而行。逐程風景無心戀，貪望慈幃指顧中。

一日，走到鳳凰山下，倏然一陣狂風大雨，前無村舍，後少店房，剛有一間古廟坐在路側，挨身而進，避這風雨。抬頭瞻仰廟宇，卻是本山土地之神，整冠端正，拜禱神前。忽然見一老婦，背一捆山柴，跑進廟來，放柴在地，看見一人跪著，聽其聲音，又是同鄉，追思舊土，想念嬌兒，高叫「宜壽」數聲。宜壽急促回看，卻是一個老婦，連忙答應，轉身細認，嚇得柔條反呆了臉，開口不出，倒去躲了。宜壽倉皇失措，覺得自己輕率，深為懊悔。那柔條亦一時著急，不暇辨別。及至過了一會，追念聲音，模擬面貌，著實有些動念，從新走來致意。宜壽便將遠地尋母的緣故，細細說明，又問他因何隻身在此？柔條也將生兒被逐的出跡，一一訴說。兩人情景，適合符節，子抱母，母抱子，痛哭傷情。

踏破草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兩人相攜，依路而歸，不覺到了家門。其時王基二老已是昏耄，媳婦帶了孫兒，拜賀於庭。一家團圓，和氣盈滿，叩謝神天，永載不朽。若使王基不萌娶妾之念，焉得有繼統之人？只是後來也該竭力周旋，不宜任他狠毒。若是柔條不生此子，誰肯登高涉險，竭蹶而趨，感動神靈，指引會合」故為丈夫的不可學王基，為子的不可不學宜壽。

骨肉摧殘數十秋，相逢全在夢中游。

當年不解承宗嗣，安得孤身返故丘！